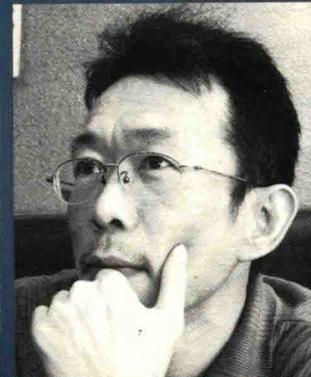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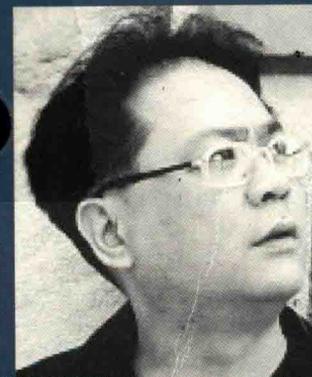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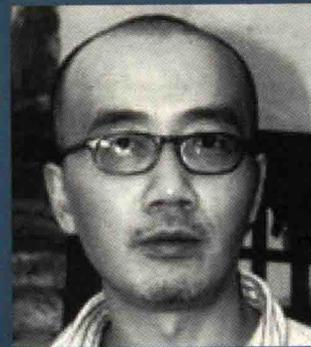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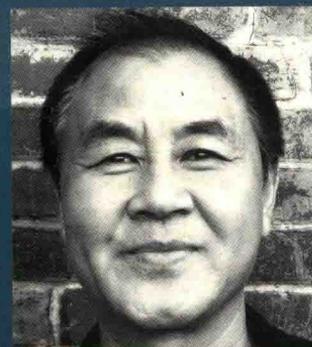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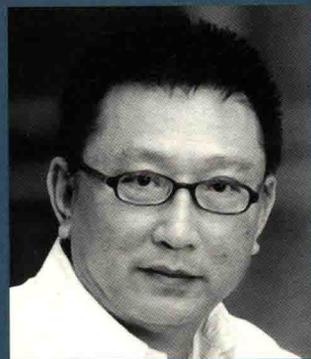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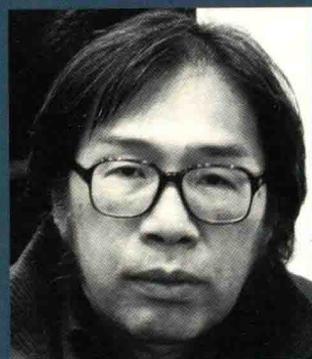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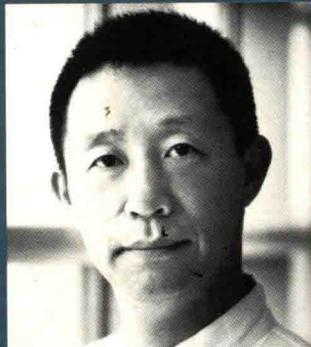


一个人的诗歌史

十位著名诗人的诗歌岁月
一张中国新时期诗歌地图

刘春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个人的诗歌史

刘春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235-6

I. ①—… II. ①刘… III. ①新诗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739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96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35-6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最初的泪水”

■ 王家新

2008年，我本人参与评选工作的“宇龙诗歌奖”决定将那一年度的“宇龙诗歌奖”授予寒烟、李以亮、刘春三位诗人时，我曾代表评委会写有以下的颁奖辞：

本年度“宇龙诗歌奖”授予诗人刘春。多年以来，刘春的创作始终保持了他对诗歌的谦卑、敏感和真诚，他的诗日益贴近他自己的生话，由技艺的练习转向对内心的发掘和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批评文集《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不仅显示出他对诗歌现场的持续关注，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和独到、睿智的诗歌眼光。

这应该说体现了大家对刘春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某种共同看法和评价。这些年来，诗坛上众声喧哗，花样繁多，从事诗歌批评或研究的人也真不少，但为什么刘春写下的那些文字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首先，刘春不是以一个评判者或纯学术研究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从个人的接受和阅历出发，切入中国当代诗歌数十年来的历程。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他为我们提供的，首先是一份个人的亲历和心灵的见证。在这

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比他所论述的几位诗人都要小一辈或半辈。他所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与那些诗歌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经验的生长”。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在一篇论及本人的长文中所回忆的他在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后“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是他写到早年在—一个地方实习时，从那里图书馆的杂志上第一次读到《瓦雷金诺叙事曲》，最后竟忍不住把那两页纸撕了下来带走，并说这是他生平所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但正是这样的袒露，使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信任。因为诗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正是这样一颗满怀着秘密的爱、渴望和战栗的心灵。

诗人策兰曾把诗歌比喻成一种“瓶中的信息”：“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我想正在于它为人们敞开了这样一片“心灵的陆地”。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及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精神的事物的爱。

与此相关，刘春所做的工作，也让我想到了人们所说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做的，不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从中真切地感到一种诗歌脉搏的跳动。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不仅从个人的阅历出发，还运用了很多资料和细节，尤其是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写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例如写顾城的那一篇，面对顾城看似单纯而又复杂难解的创作历程，尤其是面对那众说纷纭的“诗人之死”，他决不把问题简单化。一方面，他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展示各方面反应；另一方面，他很独到地以一些细节、现象和文本解读（比如对《墓床》一诗的解读）为线索，以深入到那黑暗的谜一样的命运之中。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顾城比较了解，但读了刘春的这篇后，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看法了。的确，这不同于文坛和媒体上那些煞有介事的“揭秘”，它通过更深入、确切的叙述，帮助读者建立了对诗人命运的某种“可理解性”。就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刘春还引用了这样一席话作为结尾：

记得顾城在“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

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样的话，因为有了顾城自己的悲剧性一生作为背景，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感慨万分”！这样的诗人评传把读者引向的，绝不是那些表面的逸闻趣事，而是对命运之谜的沉思，也是对身处黑暗而又超越黑暗的那种灵魂力量的最终揭示和肯定。

然而，说到最后，刘春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如“宇龙诗歌奖”颁奖辞中所提到的，不仅在于其对诗歌现场的关注，也不仅在于其亲切可信，更在于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刘春属于诗坛上活跃的“70后”一代，但他绝没有同时代有些年轻人常显露的那种“弑父情结”，他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敬重和谦卑。他也没有被当下诗坛种种的“圈子批评”和门户之见所左右，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他不从利害出发，也不油滑，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对诗歌的心灵直觉和认知。这一切，正如他写欧阳江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这种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品格，在当下中国诗坛尤为难得。近十多年来，正如很多人已很痛心所指出的那样，诗歌圈子里的“风气”已坏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同伐异，价值颠倒，或肆意诋毁，或自我炒作，所谓诗坛几乎已沦为一个权力场和垃圾场，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风气已严重影响到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批评文字的满天飞，恰与“批评的缺席”成正比。环顾当下，又有多少公正、有眼光、有勇气的批评呢？

刘春自觉地同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不屈从于种种偏见甚至压力。他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批评的良知和伦理。

他避开诗坛上那些种种的权力和利害关系。他只是为他心目中的诗歌和价值而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让人们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从事诗歌的意义。这里我还想特意指出，即使对他喜欢的诗人，他也不盲从。他该有所保留就有所保留。他保持了诚实，也保持了作为诗歌批评的尊严。

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刘春对中国当代诗歌持续的关注，让我再次感到了这种希望。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阅读和认识。看来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不过这样也好，正好合乎其性质。这也会把它们留给未来。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蓝蓝写矿工的一句诗：“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那些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是这样的“矿工”。

到目前为止，刘春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好几本诗歌批评随笔方面的书了。这不禁使我们感到了他的热忱。正好在他请我为他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的时候，我从书店买回了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这本书我一读就很难放下。洛谢夫在这本诗人评传后面的访谈中谈到他很早就和布罗茨基认识，但直到第一次听到布罗茨基的朗诵，这才意识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诗人，“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听到的诗源于某个人的梦，也是我始终梦寐以求的，似乎是某人捕获了它，把它写了下来”。

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天启般的时刻。愿刘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带给我们“从深海听到的词”（策兰语），或者如海子所说，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他的，也告诉给我们每一个人。

目 录



顾
城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 003 狭长贝壳里的梦与幻影
007 我的诗只发出小小的声音
009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019 诗歌万岁，诗人万岁
02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25 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030 古怪的“弧线”
033 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037 夫唱妇随，周游列国
041 永远的“杀妻”之谜
045 利斧下的玫瑰
047 我知道永逝降临
051 诗人杀人犯
054 杀人是一朵荷花
057 他变成了浮雕
062 顾城与舒婷
064 顾城与北岛
067 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



于
子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 073 十五岁的北大生
075 从《小站》出发
077 众说纷纭的数字之争
079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083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086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088 抒情的两副面孔
091 最后一首诗，最后一个海子
093 被自己否认的遗书
095 死亡细节
097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103 什么让他钻入车轮之下
107 诗人俱乐部的争吵
11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113 语文课本编选者的“苦心”
116 活着的凄苦与离世后的辉煌
121 两封邮件



于
坚

我们一辈子的奋斗， 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 129 一个“迟到”的革命者
132 从《采桑子》到《今天》
135 被惊醒的夜鸟的睡梦
139 他们，《他们》

- 144 关于《〈他们〉十年诗歌选》
- 147 尚义街六号
- 152 “我并非世俗诗人”
- 155 在漫长的旅途中
- 161 “青春诗会”
- 163 “鲁迅文学奖”风波
- 167 真正的“云南王”
- 170 我喜欢和不喜欢的于坚



欧阳江河

事物坚持了 最初的泪水

- 175 他姓“江”，不姓“欧阳”
- 177 四川“五君子”
- 180 手枪可以拆开
- 182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 187 二十四城记
- 189 被演讲震晕
- 192 诗人的交往方式
- 197 最后的幻象
- 199 傍晚穿过广场
- 204 暧昧的诗歌
- 206 我布下的阴影比一切光明更肯定
- 208 泰姬陵之泪



有一种神秘 你无法驾驭

西
川

- 215 命中注定的迟到者
219 诗坛骗子
221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226 燕园“三剑客”
229 太像诗人的“诗人”
233 被蝙蝠挽留的夕光
236 何为“诗歌资源”
239 离谱和不离谱的授奖辞
244 成熟诗人的秘密武器
245 两次见面



唯有旧日子 带给我们幸福

柏
梓

- 249 六岁出走的少年
254 成长啊，随风成长
257 我要表达一种情绪
260 情报研究所
263 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
270 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273 南京往事
277 请选吧，这全是诗
280 自由撰稿人生涯
283 终于从云端走下
289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王
家
新

把灵魂朝向 这一切吧，诗人

- 295 一个滚铁环的少年
299 未来诗人的基础正在奠定
303 一个时代结束了
307 《这一代》的事
313 不断重临的序曲
315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320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325 对命运的“回答”
329 三首诗
335 与北岛的争论
340 顺便说说北岛
343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不再抽象



韩
东

飞蛾已经出生， 巨著总会完成

- 347 新旧交接恍若隔世
352 他们，“他们”，《他们》
357 “青春诗会”与“兰州会议”
361 你见过大海，上过大雁塔
367 到现实汉语为止
370 在深圳的路灯下
374 两首“怪诗”
377 “断裂”行为
381 “误伤”《收获》

- 386 名家也有俗作
388 几个选本
393 听韩东唱歌



张
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 397 最初的诗歌道路
398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401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405 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410 关于《刺客之歌》
415 在异乡
419 安静的诗人
421 失败之作
425 一下子就被征服了
428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430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黄
仙
然

从黑暗中来， 到白云中去

- 435 一个诗人的最初
437 眼里的微光隐藏着生活的信仰
442 日益精进
450 两次启示

- 455 必要的角度
458 诗歌翻译的“叛徒”
461 假黄灿然之名

后 记

- 464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1

我会呼吸，像青草一样

把轻轻梦想告诉春天

我希望唱许多歌曲

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顾城《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节选



顾 城

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著有诗集《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诗全集》、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文选》四卷、长篇小说《英儿》等。1993年10月8日去世。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十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袭妻、自缢，《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关注，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

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上午，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上吊自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用斧头袭击妻子谢烨并最终致其死亡！

那之后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做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尽相同。

狭长贝壳里的梦与幻影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于北京白塔寺边的人民医院，父亲顾工是有影响的部队诗人，但从顾城后来发表的作品看来，他的写作风格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

六岁的时候，顾城“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说是写，其实是“口授”，由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因为当时顾城还不懂得写字。

这样的“诗歌”自然不会有什么微言大义，它更接近顺口溜，但明信片寄出后，仍然在顾工的单位引起了轰动。

在顾城看来，自己五岁前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顾城没有上大班就直接读小学。哪料到小学同样不